

面对学生,除了学科知识和学习方法,我们还应当展现一些什么?我们还能为学生证明一些什么?让学生看到除了“语文”和“数学”,我们什么也不懂?是生活白痴?师范教育及中小学教育体制的局限,让很多教师除了自己专业之外,对其他所知甚少,这就连“匠”也不如了。

其实,教师的一堂课,要用到他全部的知识 and 智慧,可以说,他读过的所有的书都在起作用;非但如此,他的全部生活经验都有可能体现在课堂上,因为教师面对的学生是活生生的人,是即将走上社会的人。换个思路,教育教学是一群人的活动,是人与人的交流,这就必然应当是有趣的而不是枯燥的,是有血肉灵魂的而不是僵死的。学生通过一个人活生生的思想活动与表达,培育兴趣,获取令他惊叹的知识,获得思维的灵感,感受各种丰富的情感,只有这样,教育才是一种给孩子的礼物,而不是精神和体力的负担。

我一直很难接受“严师”的说法。教师无法让学生热爱学习,无法让学生对人的精神和智慧产生自觉的追求,无法把读书学习当作快乐的事,只能让学生被动地接受所谓“严格训练”,即便在今后学生取得了所谓的“成就”,也不足为训。人生实在宝贵,童年和少年只有一次。

教师不要让学生把自己当作不食人间的烟火的圣徒。有一次我了解高一新生早餐吃些什么,我只想知道他们的营养状况,我对这个问题感兴趣,可是事后有个学生对别人说“老师也蛮庸俗的”。这个16岁的学生认为教师不应当过问学生吃饭之类的事,“只要把书教好就行了”。从这里可以看到,极度功利的教育不但会培养无聊无知的人,也会让这些年轻人轻视劳动者的职业价值。

教师应当是有智慧也富有生活情趣的人,是善于和他人沟通的人,他不是教育机器的一个部件,也不能把学生当作“做题机”。我最怕看到的情景,便是一名教师身边站着一群目光呆滞的少年,而这个教师还得意地告诉你,这些学生成绩如何之好,如何听话,“叫干什么就干什么”。上海有位老教师曾疑惑地问:“现在的高中男生怎么啦?打架也打不过社会流氓!”有位华侨说起孩子在国外求学的经历:他不是很在意学科成绩,除了有音乐天赋,也爱好绘画,他每天不乘校车,跑一万米;从高一一开始,每个暑假都用打工赚的钱去参加世界青年铁人三项赛……

我怀念以前的那些学生,他们的学科成绩不一定是“拔尖”的,但他们爱生活中的一切。他们喜欢四季的每一季,也珍惜每一天。春天,他们寻找草地上的第一片绿色,在雨中,想着乡间小路的泥泞……他会读诗,有时他会冲动地打开教室的窗户,想把绿色的气味吸进来……他能长时间地独处,在沉静中阅读与思考,也能和大家在一起交流甚至争论;他会陶醉于某个旋律中,忘乎所以……

有什么样的老师,就可能有什么样的学生。每当我看到这样的学生,总会去了解他(或她)的家庭是什么样的,老师是什么样的,虽然未必都有我期待的那样富有情调,但至少,学生总是有一个宽松的环境,家长或老师都有宽容的气度。

曾有学生告诉我一些难堪的事。这些学生偶尔和教师近距离接触,发现教师没有文化趣味,也缺乏文明习惯。修学旅行去欧美,带队教师竟然不愿参观博物馆,只希望多安排去免税商店;“除了在飞机上,他们随时随地能打牌”。——有些事,学生可能也是想忘却也难忘却的。

在月子里,我的主要工作便是给儿子抱奶。记得很清楚:每天清晨,我睁开永远睡不醒的双眼,然后抱着一天天长大的胖胖的臭蛋(儿子的小名),对自己定下目标:要成为高产的“奶人”,为儿子提供最好的“奶源”。

每每看着儿子欢快地吸着奶,我真正体会了小时候写作文时用的一句话——“使出了吃奶的劲”。一个小生命是多么地了不起,为了不饿肚子,他吃得很累,还是吃个不停。不知有多少次,儿子含着我的乳头就睡着了,我轻轻地抱起他,还没放到小床上,他的嘴巴就开始了积极而努力地吮吸。渐渐地,他的嘴角开始上翘,我能感受到他的满足和喜悦——我的心中开满了一片花海,我理解并体会了作为母亲最深的渴望和温存。

月子里的很多次儿子会把大便拉在我的衣服上,而我只感到

外祖母晕车,夏天,她带我和妹妹去乡下玩,从轮船码头到她的小洲,都是走路。我从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慢腾腾地跟着走,妹妹也应该是那个年龄就哼哼唧唧地跟着走,我们去乡下玩都开心,可是我们走啊走啊走这么长的路,走不动。最重要的是,在路上走,外祖母不买东西给我们吃,她说脏。每次经过鲁港的时候,我都想到路边的小饭店吃饭,可是外祖母说脏。小饭店门口的玻璃橱里放着一碗碗烧好的鱼,可是外祖母说脏。我不满意她总是脏脏脏,我看上去明明很干净。一次也没有吃到,但是二十里路一步不会少。我老问“还有几里?”她说“还有五里。”“还有几里?”“还有五里。”“还没有到!”“快了,还有五里。”

“五里”是外祖母的一个数字,她信口就来,哄得满怀希望,最后当我们终于不想相信了,果然就快到了,接着就看见了舅舅家的房子。

十六岁的冬天,我们七个同学去步行串联,乘公共汽车到共和新路,然后开始步行。沿着沪宁铁路走,第一天要走到昆山。每个人背着一个包,穿着棉衣,看见绿火车轰隆隆地一列驶过,很快又轰隆一列到来,我们雄赳赳地好像这走路本身也是文化革命。包里没有水,我带了一个一毛钱的面包,两个

煮鸡蛋,从早晨走到晚上,乖乖,屁股疼啊。走进昆山已经快八点钟,红卫兵接待站分配我们住在人民路上的一个浴室里,浴室还在营业,要等到它打烊才可以进去睡觉,我们就在黑黑的马路上继续走,那时昆山晚上的马路黑黑的,可是没有人说屁股疼啊,干革命的人都不喊屁股疼的,一个人十六岁就喊屁股疼那么革命意志简直就丝毫没有,不当叛徒也已经修正主义,一直走到晚上十点多我们才走进浴室,躺在人家刚才洗澡躺的靠床上,我看着你,你看着我,觉得很好玩,然后就在渐渐退去的水汽中纷纷睡着了。第三天,我们继续上路。为什么第二天不上路,因为第二天疼啊!

可是走到苏州前面一站,我们不想再走,爬上了一列停着的煤车,继续前进。车站打旗帜的人苦苦劝说我们下来,这样危险,可是革命小将走路是为了革命,爬上煤车也是为了革命,怎么会怕危险?等我们坐到常州下来,脸上已经是黑鬼。

十八岁下乡去农场,坐长途汽车到了场部,宣布名单,我们学校的同学



冯(其庸)公悠然图
(中国画) 谢春彦

尴尬,让妈妈和婆婆满意。

坐月子的最后一天是有纪念意义的:我如喜鹊般欢快地飞进浴室,当莲蓬头里的热水流畅地洒到我头上时,我的手指不停地划过我长长的头发。积累了一个月的汗水随着清澈的水流给我最好的安慰。我把香波的味道闻了好久好久,心里很分明地感到——幸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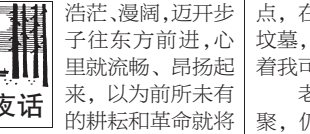
也许为了省钱,也许为了完完全全感受做母亲的滋味,我坐月子没有请阿姨。对此,我一直很自豪,因为我通过了做母亲的一次严格考试,在忙碌中不断全方位地完善自我,在体会感恩的同时,体会责任。就如人生经过花海时,体会花留香时的感觉,愿我的小天使能开启美好的人生。

在我生娃前几天,家里多了个“不速之客”。

走路

梅子涵

都被分到最东面的砖瓦厂。我领着大家往东面走去,初秋太阳在上海郊区是很不温和的,大片芦苇荡,盐碱的土地干乎乎,就是坐在地上不动,汗也应该微微流出。可是我们却走大步流星,这是一个半小时的路程,我们的同学都不说话。不是难受不说话,不是悲哀不说话,不是沮丧不说话,不是心想未来怎么办不说话,而是心里有些豪情万丈不说话。其实不是每个同学都想到农场来的,有的同学是没有办法分配来不来也只能来,可是一到了这里,一下车,一踏上,一看见这



浩茫、漫阔,迈开步子往东方向走,心里就流畅、昂扬起来,以为前所未有的耕耘和革命就将开始,自己的每一步都将踏响沉睡,结果真的就踏响了,芦苇荡里的野鸡、野鸭和我们不认识的鸟儿们呼啦啦地飞了起来,蹿到天空,我们拨开芦苇,看见了一堆堆的蛋,惊喊:“啊哟,快看!”可是没有人去捡,没有想捡几个回去煮煮吃,那时,我们都没有俗,就像安徒生童话《打火匣》里那个在路上“一二,一二”走的士兵,他没有遇见巫婆前,心里不想金币和财宝,是巫婆让他学会杀人。

我现在是个飞来飞去的人。飞到这儿开个无关紧要的会,飞到那儿讲几

明月二三事

陈丹燕

十九岁时,我上王智量老师的俄罗斯文学课。那时他才回到大学中文系讲堂。每每说到俄罗斯文学中达吉亚娜式的女性形象,老师都深深倾倒,深得俄罗斯文学中怜惜赞美女性的神韵。我坐第二排,看得到老师眼中晶亮的泪光。

他翻译《叶甫盖尼·奥涅金》,是我最喜爱的俄罗斯文学著作,他对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爱引领我向前。

从前老师上课时常用文雅俄文背诵普希金的诗,如今三十年过去,能站在昔日的老师和同学面前,为老师朗诵达吉亚娜对奥涅金说的话,真是我莫大的幸运。“奥涅金呀,换回那个地点,在哪儿,我第一次和您见面,再换回那座卑微的坟墓,在那儿,一个十字架,一片荫凉,如今正覆盖着我可怜的奶娘。”

老师和我们这些学生的关系如此纯正,和老师相聚,仍旧能够毫不犹豫地将为老师朗诵普希金的诗,当做赤诚的礼物。如今才知道,这是老师当年给我们心灵的庇护。

个童话给很多欢迎我的孩子和大人听。到了一处会有人开车认真接,离开时,也都被认真送,于是可以走的路就变成很少,很短。于是哪怕是从机场贵宾室到登机口那一段路,我也分外珍惜,走得努力有节奏,一二,一二。出了机场到停车场,一二,一二。走向演讲厅,哪怕走向卫生间,我都一二一二,所有跟着我走的人,陪我的人,都会气喘吁吁,都会说,你怎么这么快!只要有时间,我也会

天谴

陆其国

“仓卒就道”,陪儿赴任。然而正应了“祸不单行”这句老话,船主一家上了船,当船行至当初船主谋害商人的扬子江面上时,猛然刮起一阵大风,一时间风卷浪涌,小船在剧烈颠簸中倾覆……

且说此前见船主家突遭祝融之灾时,那个老乡竟兴奋地出门大嚷:“有天理了!”旋知船主一家在扬子江上遭灭顶之灾,他更是在村里边跑边嚷:“有天理了!”村里人不解,拦住他问,你嚷嚷“有天理了!”是指什么?处于亢奋中的老乡

差点说出船主的罪恶行径。因想到自己曾经立下毒誓,便将已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。说来奇怪,自此以后,老乡原先窘迫的家境竟有了好起色,不仅田里收成一年胜过一年,儿子也大有出息。老乡年后虽然患上疾病,但直到九十多岁时,病情才加重。知道自己病入膏肓,来日无多,老乡忙让家人把村里几位有希望的老人请来。然后,他以黯然无光的眼神望着大家,拼着最后一点力气,终于把船主当年在船上谋财害命的罪行如实道出。老乡一讲完,“众皆咋舌”。紧接着,同样蹊跷的一幕出现了:老乡甫“言毕,吐血痰一口而卒”。

《柳弧》作者丁柔克记实叙事多不加评,这则史料同样如此。但透过字里行间,作者的臧否却不难察知。即以老乡最后吐血而死来说,其实当年一回到家,他即意识到自己心里已永远背负上了沉重的十字架。诚然,老乡没有直接参与船主的杀人越货、谋财害命勾当,但当一个人看着令人发指的罪行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,不仅噤声,还“立誓”为凶手保密,这同样有违天理,会受到天谴。在我看来,老乡之所以对船主罪恶的“发家史”,尤其是他针对船主一家几次遇“喜事”或遇“祸事”,一次次站出来满世界嚷嚷“无天理”和“有天理”,正是由于他感受到天谴之剑在直指他的内心。只是想到自己曾立下毒誓,一时缺乏勇气把真相告诉世人罢了。在生命的最后时刻,老乡终于幡然醒悟,遂下定决心,宁食毒誓死,也不愿死后仍受天谴。当他说出这一秘密时,不仅完成了对自我灵魂的救赎,其实也在告诫世人:有时候,噤声也会受天谴。



一片花海

周文联

会在给他擦屁股时闻闻味道。在每天抱他的时候,喜欢给他唱歌、读诗等,我觉得自己的月子丰富多彩,也庆幸自己在此之前储备了能量。

母亲和婆婆站在不同角度谈自己的感受,我必须装作认真聆听,又要结合作为学医者应该有的素养,然后不得罪她们按照自己的想法操作。我很庆幸坐月子的每一天都很开心,总是能很及时地化解

十日谈

在我生娃前几天,家里多了个“不速之客”。



书法 吕维